

海外紀事 上

清大汕厂翁著

進步書局校印

序一

自昔名人登臨山水必有題詠之作長篇短句體制不同要各狀其景物之佳勝如子厚適柳州無詩而有記少陵入巴蜀無記而有詩皆稱寫生絕構余讀石和尚海外紀事一編喜其兼擅兩家之長而又發為經世名言於山川形勝風土謠俗一一能詳其曲折而定其規模豈徒鋪張奇詭誇海外之大觀已哉考其數月之間經二萬里絕域當酬應繽紛往來倉卒之際乃揮麈而談數千萬言立就筆搖山嶽而氣吞溟渤非固有慧珠能敏給神妙如是耶且遊迹所過導揚聖天子德化俾享王未接之邦咸知向風慕義欲以中國之紀綱一變遠方之習俗即此一視同仁莫非聖賢民胞物與之意耶此書流傳宇宙可以補山經海志職方記王會圖之所不及向使經綸巨手得以一試其奇視彼雄霸扶餘開疆日本者直俯同培塿眇若潢汙焉耳吁和上老矣抱天人之畧負匡濟之心以菩薩願力幻迹禪林樂道之餘託文章著述以明志而卓犖不羣之概可想見也已

時

康熙己卯孟春甬江仇兆鼈拜題於端州旅次

序二

余於甲子春間予假南還往羅浮采藥憩迹五羊始得晤石公和上於客座間聆其緒論清言娓娓而雄博恢奇之氣溢於眉宇固謂其異人殆有託而逃於禪者也忽忽十有五年重至珠江衆傳有人天師初從海外古安南國回其國王受戒居弟子列為施布地之金新建寶閣於粵秀山之西飛軒構雲重簷射日接以紺殿珠宮綴以嵩丘蘭若無異洞天中瓊樓玉宇因數給孤化樂重現人間而天親菩薩舉世未有不知誰演三車而結此勝因於震旦也亟攜筇步至而扣禪扉聞清磬一聲導從出迎則固吾石和上也膜拜已畢執手歡然共話十五年間事似上元夫人與麻姑相見說蓬萊清淺也和上因出海外紀事與諸集見示文章則蒼涼奔放時而電擊雷轟時而山飛海立時而健翮摩空時而疾風掃籜詩律則蘊藉清新離奇雄渾兼而有之使人不可端倪而雄博恢奇之氣較昔年更勝蓋得於海外者尤多也余老矣歸田以後憔悴行吟舉向日之勝情狂思消融殆盡如拘葉寒蟬而聞鸞鳳之聲響振林木安得不俯首健羨固知宇內人天之師自不同於枯禪窠臼視彼驢背推敲與唧唧如寒號蟲者相去誠何如哉

序三

大而化之之謂聖神而明之之謂奇天下英偉非常之士隨所處而以奇見英雄崛起布衣雄世黃冠縉服之流人不一類事不一途總以造乎其極者為奇當其事未成名未立言動舉止迥與人異庸夫俗子多有竊伺而擬議之即其已成矣已立矣猶必有所擬之議之以為驚世駭俗者此無他人即無奇鮮有不欲炫其奇欲炫其奇而實無奇鮮有不駭人之奇而轉疑人之奇甚矣為庸夫俗子易為懷奇超世者難也厂翁和上生而奇者也童真入道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妙達吉凶周遊天下聲名洋溢暨于中外乘長風破巨浪赴大越國王之召所歷山川形勢風土習俗亦既詳哉言之而高論卓見弘綱鉅典一試經綸大手詩文雜出悉典麗高華囊括三教之精微成一家之傑構縱橫變化之妙在在匠心噫真大海之一奇觀也奇人始有奇文有奇文者必有奇事免龍朝使神護皆奇之見端也甚而驅風遣雨感通幽渺如廣明大士之死而生識者固知其圓通妙契彷彿寶誌曇超豐干圓澄之三昧不知者則以為誕而擬議者有矣而不知鉢底生龍口內放光則可耳若夫龍已見之鉢中光已吐如恒見之不廣也恒未見鉢底生龍口內放光則可耳若夫龍已見之鉢中光已吐

之口內乃其道力所至猶以為誕而詫之者殆未知圓通之道之妙也孫登有言人生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和上之奇和上之光也不觀夫舟行海若消伏驚濤神鳥導前巨鱷退跡是亦和上之用光也而常人卒然和上冲然則和上果在於用光乎試即海外紀事而論無枯禪氣無學究氣其表揚德性纏綿慨至無非忠孝節義俾益世道人心之言博大昌明不異吾儒有本之學故能感動海域向化天朝以中國之紀綱變殊方之習俗以恒河之金沙建不朽之崇刹爾爾皇皇有為有守堂堂正正不詭不隨豈非用奇而不戾於正圓通而不失之誕哉吾是以服和上之用奇而神明莫測如是也夫

峇

康熙己卯八月晉陵毛端士拜題

本師海外紀事序四

大越彈丸負山環海新蓬蒿驅犀象而真居者累十三世矣寡人不敏弱齡繼緒常懼隕越以遺前人羞兢兢業業日與二三臣工商所以子惠元元之道有年而政不加修辟土疆而兵興無時肅官箴而簠簋弗飭務休養而鮮飽猶聞翳惟余辜也間考往籍知為治之要在於得人秦得百里奚於虞晉得由余於戎丕豹公孫枝於楚二國遂霸由是言之任賢致治自昔為然如在寡人今日殆有甚難者夫弓旌爵祿寡人無或愛惜亦庶幾野無遺賢獨士生茲土大抵限於方隅局於聞見一官一職儘足以効能稱任求其道德深純經猷素裕語默動靜堪為千秋師法大有為者非中華賢聖佛祖之鄉不可既禮無越境之招地有中外之隔又非識鑒超方不為世網拘牽者不可噫得賢難得師尤難矣長壽本師老和上余自居儲來積慕有年先王書聘至再弗顧甲戌秋欲受菩薩戒法繼志敦請果適我願從乙亥春抵國迄丙子夏供養親近靡間晨夕禪論之餘大而綱常倫紀小而事物精粗莫不條分縷析理明詞暢若人從幽暗中挈諸青天皎日之上其為裨益政治實多錄其一二哀然成帙總名海外紀事歸帆之日出示命叙自顧無文何堪斯役或者殊方言事耳目

不經讀者疑涉荒唐欲取一言為徵信將以附文獻之末歟至佛法文章才情道德
吾師開化三十餘年著書二十餘種行世既久自有定價非贊歎所能增益矣雖然
大千世界塵沙刹土盡從香水海裏結成寡人方與老和上同遊戲於華嚴香水海
中何處分為內外今既相隔大洋以廣東而記大越行事即謂之海外紀事也亦宜
皆

丙子蒲月大越國王阮福週受菩薩戒弟子法名興竟頂禮撰於西宮覺王內院之
淨名方丈

海外紀事卷一

清 嶺南長壽石頭陀大汕厂翁譔

記室弟子興雒較訂

隨杖侍者界如編集

甲戌之春。余將有事北征。為上人召也。選徒御。戒行李。卜以二月初吉啟行。已而脾
患大作。轉念常住經閣。構築伊始。土木紛拏。纂輯燈待百卷。較讐未竣。權藉積疴。欲
緩北行。商之當事。宛轉辭之。而得暫止。遂閉門謝客。日擁殘編。丹黃甲乙。間或澆花
種樹。俯仰行吟。庶幾優游晨夕。免事風塵矣。詎八月初四日。知客叩門。稱大越國專
使至。見之。使閩人也。捧黃封甚謹。拜而將命。享禮南金花。簾黃絹奇南之屬。獻畢。跪
而請曰。大越國王馳慕老和上有年。今特焚香遙拜。奉尺書聘於獅子座前。伏乞道
駕往化。允行。則國之福也。余法嗣興蓮字果弘者。亦為致啟。係王所拜國師也。計自
前五有書。并令凡三次矣。請至於三。為已誠也。既未北行。適有餘暇。盍縱觀海外。新
其耳目。或者山川風土人物。更有出於尋常聞見之外者乎。臘底告行於當路。縉紳
白社知己。隨即開春。贐者餽盤餐。供物玩者。序而送者。歌詩贈行者。從朝至暮。
卜行一不果。而再。再不果。而三。上元燈夕。始登舟於西濠。時駕海艤。已放關候於

黃浦矣。是夕潮退濠涸。幾十人挽舟。不能達珠江。與隨杖諸子坐西瓜船。茶食果餌。以充夜饌。細雨微濛。船頭牡丹花二缸。缸數十朵。含意欲放。適風前有倚樓長笛。隔江度曲者。偶憶開元遺事。玄宗當日酌葡萄對妃子。尚欲製新辭以全勝事。今名花去國。寂寞懷芳。得無一辭。用相慰藉耶。因題絕句。擬清平調云。

白紵春歌興未闌。天香元是獨禁寒。世人見汝渾如夢。誰共醒眸徹夜看。

月沉煙雨上元宵。相對名花聽夜潮。萬頃滄溟誰可渡。一枝猶得伴迢迢。

暖入園林百卉香。衆中偏汝獨稱王。繁華春色來南國。還欲芳名海外揚。

二鼓潮生出。珠江溯流至東。敵樓泊焉。雞鳴潮退。順流而下。平明達黃浦。山漸低。海漸闊。遠望艤舫。汨沒於風濤浩渺間。須臾並舟樓船。進早饌。樓船余所生。以往還。端江者。向視之龐然大也。今並纜海船之側。仰視海船。龍肋梯而後上。則渺乎小矣。顧語隨杖諸子曰。凡物之不可自大。而欲於無佛處稱尊者。庶幾其有悟乎。船上四五百人。貨物填委。相隨僧衆五十餘人。行李稱是。船主人相顧莫知措處。將客貨退轉羊城。余亦半分僧衆行李。從二船繼發。俄頃始決。於是搬運上下。器物縱橫。人語喧嚷。一時耳目為之改觀。分布得四馬。離間者容五六人。窄亦三四人。尚餘露處者。過

午開船。風正潮隨。兩小船探水引路。雙帆插花。滿挂巾頂。高懸前屑。後送齊張。目無留岸。南海神祠。隱映平林。指顧相失。為詩曰。

番禺看地盡。四瀆有神祠。碧落連滄海。紅垣蔽綠漪。混茫收禹甸。靈異紀韓碑。此日揚帆過。安瀾為爾祈。

斷續岡巒小。東南海氣驕。中流多曬網。曲徑少歸樵。梅欒依村樹。春煙鎖板橋。王維圖畫似。記取靜來描。

薄暮碇船。雨氣空濛。虎門幾點。南浮白水。一痕塔影。東挂雲端。詢之為東莞縣治。是夜宿東莞界中也。馬籬促狹。不能轉側。仰卧申旦。細雨廉纖。露宿數十人。擠逼神前。尋丈之內。喧爭終夕。余念為法南行。偶然踟躕。尚所不堪。彼估客之挾重貲。以冒風濤。逐十一而終身不覺。計云拙矣。曉起行李。半為雨濕。隨杖各鬱悒。欲道宵眠之苦。視余默然罷。而舟子料理停頓。目前得少清楚。近午放船。風潮順利。舟行若飛。將近虎門。里許。舟忽淺。蓋沙阜遊移。舵公自用不依引導。小船蹊徑也。舵挂於下。船不能行。風壓於上。蓬不及卸。霹靂一聲。半邊欹側。颶水衆旁皇失色。謂船必壞。急落帆。人盡立上風。用三小艇。數十百人曳拖。不得動。余預備有四小旗。上書吾東釋迦無上法。

王慧命下書曰大雨暫止曰順風相送曰諸神擁護曰龍王免朝急呼豎諸神擁護
旗旗張而舵自墮船復正是非人力也究前聲響處為夾舵輔板折斷尾閤亦微有
裂縫即時修補假此少停得久覽形勝與虎頭相對兩旁小山皆童砮斷連倚伏唯
大虎小虎二石昂立水中拗曲而上若虎距而昂首狀石赭鐵色小虎左岸一炮臺
臨水涯依山脊銳上俗名阿娘鞋為形似也一帶小山之麓人家煙火悉漁戶鹽塲
非耕作之民矣凡高險處俱設戍臺控海山背治塞門云作虎門望海七律二首
白馬靈旗帶晚霞風濤萬頃走龍蛇通宵不夜非關月到處行空可是槎天上有
星分野外眼前無地說中華樓船事往皆春夢千古還因漢使嗟

遙聞颺沓鐵衣聲玉破珠殘歷亂傾風捲一山天際落濤驚萬鼓水中鳴陸沉城
闕蒼煙出鬼市樓臺白晝生魯漫零丁俱在望七州洋外不知名

停舟夜半北風驟作波濤澹浴纜索欲絕水手惶怯不敢下三板拋第二鐵衆詬罵
懼而往獲稍安念彼輩所得亦不過十千而遽以生死等之蜉蝣世之貪富貴而履
危機者其視水工亦若是而已比曉風雨連天余命豎大雨暫止旗少頃晴霽遂度
虎門沙磧上蠢蠢如狗子頃之一人坐小舟來乃粵海關差收稅票者停舟重加整

頓駕小船往山溪取淡水。水櫃皆滿載。引路兩小船遣去。哀小脚船載之舟中。便復張帆水面浮山。猶數重未遽盡也。是知東粵形勝。港口稠密富庶。為有由矣。向晚纜定。阻烏豬山。山上有茶。不由樹藝。可治瘴癘。為漁人之利矣。水碧綠。舟師用梭索繫鉛測深淺。綠苔長徑尺。挂索上為苔菜云。味腥鹹可食。白鮫成羣狀如豬白色。有起者伏者。有立水面移時而沒者。皆少見而多怪矣。聞有角帶井。相傳伏波征蠻時。軍士渴乏。置帶一圍。令軍士向帶中汲飲。悉甜淡得不困。至今稱角帶井。如鏡光游移水面。一二里間。見者吉祥云。是說為無稽矣。遠近漁船數十艘。張帆往來。到處山坳濃煙淊淊。為鹽場。蓋瀕海魚鹽。所以足百粵而資南贛者。咸取給乎此也。船上器物安置停妥。洗刷鮮明。鳴金擊鼓。獻牲酌醴。一巫青衣長袖。戴藍多羅彌雪帽。著紅腰纏。執朱木棍。拜舞婆娑。仰神號呼。每一闋輒鳴鉦鼓以助之。吾輩雜估客環視。巫怛怛不自勝。急節舞罷欲去。祝者挽而詬之。抒袖再一舞而入。泊後船上。不復聞金鼓矣。是晚天氣爽朗。雲罇嚶嚶。明星舟人偃卧縱橫於微月星光之下。四顧旁皇。微吟絕句五首。以貽知己。

北多平陸南多海。乘馬來船有慣家。惟我北南無住處。間從鞭鐙間乘槎。

無水無舟祇強名。何曾筋骨不分明。長檣鐵鹿滄溟去。萬斛舟同一葉輕。
大海風漂斷壑哀。濤聲徹夜響奔雷。天空雲暗歸漁火。亂點滄波作雨來。
孤島遙看青一痕。經過此外總無垠。披衣獨坐蒲團月。無定風濤定裏翻。
故人別我上元燈。應料安南到未曾。誰道烏豬山港外。艤艫還坐白頭僧。
次早食已起船。竟日始抵極望之島而止。島名魯漫山。相傳海外鸚鵡過此山不死。
即飛去。為伏波所放云。同泊一舟。差小。往赴加喇巴者。人各屏息。波濤澎湃。船之首
尾低昂播蕩。漸有暈眩不能坐起者。余以飽食獲安。然亦非昨宵興致矣。是月十九
夜也。二鼓風雨大作。卧聞舟師耶許聲未久。如千丈瀑泉飛灑於長林斷壑。如暴風
驟雨吹落於蓮葉蕉林。又如鐵衣介馬馳驟於沙場戰壘。天崩地裂。蛟龍飛舞而來。
至此一切境遇。委之自然。益徵人定力矣。乃憶大藏記云。有明楞嚴法華經旨之比。
丘行于山林。鬼神呵護。所經湖海。龍王必朝。遂呼豎龍王。免朝旗。船即駛而安。及起
蓬窻竊視。始知陰凝不雨。惟水與天連。渺然一葉。獨駕混茫草昧之初。四顧無垠。絕
無攀緣倚恃。此中境界。有非可喻人者。嘗謂江北之山。無丘垤培塿所見。皆大陸高
陵。今海洋之波類是。連漪尺浪。無復淪淪矣。水色藍如龍。著衣彌月不乾。殆知古人

稱海浣爾雅謂藍汁可染曰澱為有見也船上寂然惟水手船主數輩坐守其役亦穆穆有敬懼之容餘多嘔吐狼籍行止飲食如常者兩三人而已余苦脾氣振而後往否或顛仆居平北風乍起橫渡揚子江逡巡不敢今乘萬斛之舟駕長風破巨浪何大觀也然後知萬斛之舟非長風巨浪不足以成利涉所以跼蹐之士苟遇興王擾攘皆足以建功名處之清平庸主適成衝決之患莊生所謂置杯焉則膠者乎駭神奪魄不敢久視啖青欖數枚掩船扉伏枕而息成渡洋歌寄懷琅公石大司馬

正月十九夜半北風起舟師大聲疾聲呼不止聲勢砰磅不敢看端坐船艙側兩耳忽如烈風暴雨迷大麓長林葉葉皆披靡百丈懸崖瀉瀑泉飛沫奔流激石齒又如鐵衣介馬夜歸營萬弩齊張飛羽矢海鰐目電隱無光蛟龍潛寐鼉鼉死此身逐浪任低昂那知一息幾千里曉來所見非故物俯仰旁皇天與水陰氣僭越神物尊鳥大如箕不敢指云是祝融海使回不然大洋之中焉有此此間七州曾陸沈冤魂至今憑海底時出水面弄兵仗白日與人相角抵洵知深山大澤多怪奇一種鮫人與山鬼不見西北太華高高三萬六千丈胡為於此成坎壈無平不陂理或然坐令對此增惆悵洪流不洗世間心胸中潔白無塵侵何人不人寰洗穢濁

八荒清淨無齷齪。否則天河洗甲兵。蚩尤泥鹿無交爭。安瀾海若辨和會。驚濤平
伏消鯢鯨。平生本事水雲鄉。曾穿吳楚凌齊梁。洞庭水闊河淮長。大江亦得絲繩
量。唯是滄溟汨南極。鵬飛不盡天茫茫。需之有孚占利涉。濟川才重作舟楫。屹然
砥柱定中流。瀾狂颶怒人無憂。懷公建節南交州。吾意與海同悠悠。

如是兩晝夜。每凌晨有箭鳥從波中起。繞船一匝。向前飛去。舟人曰。此神鳥乃護和
上而道所往之不差者也。廿二日風息氣頓暖。僅可單衣一層。由已抵瓊州安南界。
故熟不關風色云。自後每日順風止二三時。餘俱泛泛洋海中。船雖動而行緩。洶湧
之勢少止矣。廿四船主人大書於柱曰。先見山者賞錢一貫。人人眉宇俱開。喜慰可
知矣。先是船上有水工阿班者。安南人。年不滿二十。壯健趨捷。每挂帆即上巾頂。料
理纜索。往來如履平地。方在目前。仰視已據桅巔。上下跳躑。毫不芥帶。識者謂先見
山者必是人矣。時有羣燕飛繞檣上。越三日尚渺無山影。至廿七將午。有大呼桅頂
曰。山在是矣。果阿班也。舉船闐然大笑。然未嘗有同見者也。注目凝神。移時而見者
百中之一矣。又移時見者十中之一矣。於是舵工謀所向。船主賈客欲收會。安港便
貨。賣僧衆欲收順化港。便見王相持而質成於余。余曰。諸公皆急思到岸否。曰。急矣。

余呼豎順風相送旗而言曰。今看風信宜何。如宜會安則會安。宜順化則順化。固無所擇也。衆曰。善。而操舟者終以會安為偏向。時風正滿帆。便于會安。少頃風漸橫逆。便于順化。水手又卸帆不行。望去山痕猶盈盈百十里之外。詰朝復往審觀山勢。從西來迤邐如鉤曲橫水上。大越國於鉤股上作都邑。人民聚落也。早飯畢。余問曰。今收會安風耶。收順化風耶。皆曰。順化順。會安逆。余笑而曰。若是則當收順化矣。操舟者知不能撓。各目顧方決向順化。乘風一息。遂入山環。為共碧蘿山云。漸而見其峰巒起伏矣。漸而見其平野斷連矣。樹林之喬木。茅屋之參差矣。厥土白。竟坡坂為潮汐漂灑。瑩淨如銀鉤。又成却月岸矣。發巨炮數員。使沿邊者知到有海船也。口子仍非瞻矚所及。惟海面一線微動。俄頃一帆如鉞。奔夕陽來。比到已入暮矣。俯視其人裸體披髮。以布絛纏掩其前。間有椎髻便操作者。侏儒黑齒。非奉命而來不敢上船。人有下其舟者。亦不受。惟王差兩番僧與之語。既而禮辭。以纜綴下其舟。馳以報王。繼來一舟有官。亦披髮跣足。張燈坐守不去。徹夜囁嚅。卧不能寐。平明四面舟如蟻赴。番人充斥。扇帽鞋襪之類。不問即攜去。尤愛雨傘。辰時有兩戰艦。王所差國舅相送者。並來作禮。即促登舟。言國舅祇候舟中矣。今數十水軍舁余以下。鳴銅鼓棹。

謳而去。舟內外皆丹漆。瑩可鑑髮。左右各二十五楫。水軍丁壯。艙門雕雲龍文。赭漆蓋。籐文簟。下鋪青緣細草蓆。爐爇奇南金。盒盛檳榔。薑結涼枕。唾壺具焉。到公堂泊岸。公堂即稅館也。節管一椽而已。果國師暨王舅。請予登陸。陳王迎幣於前。有奇南輪珠金銀之屬。拜言曰。王以國政未能遠遯。特備禮命某奉迎。王出宮門數里外。以延道駕。惟老和上量而攝受焉。已而行李檢齊。洋船主作別。四舟聯發。兩岸平曠。綠苗厭厭。含花待放。詢之。殆不糞而歲三穫。亦上錯與。滿望樹林。碁布。節屋竹籬。為鄉落矣。樹多笏竹。波羅椰子。檳榔山石榴。花則丁香。木蘭。番茉莉。暖氣浮動。香透離羣。獨不見桃李梅花耳。土俗民風。煥然一新。作初抵大越國詩六首。

巨洋寒雨滿征帆。到岸初春著夏衫。壚上蠻歌聲嘒嘒。庸中調笑語喃喃。番軍雜沓沙千里。王使來迎書一函。自古東南傳地缺。落霞仍有萬山銜。

庸土音坡即海口市音也

相看岫嶺冷丹臺。銅柱分節隔海隈。人物却疑新氣色。衣冠猶似舊時裁。金刀出戶從興去。銀燭通宵照客來。入市當壚皆婦女。臨風舞袖賣花回。

瘴氣頻蒸漠漠天。木蘭風度滿溪灣。近村人語煙中竹。隔岸雞鳴雲裏山。畫漿水翻紅袖去。奇南香贈綠衣還。官家幾處傾椰酒。歸路松燈照醉顏。